



# 我与王伯敏先生的情缘

陈连清/文

王伯敏先生，1924年出生，卒于2013年12月29日，享年90岁。

王伯敏先生重乡情，又讲得一口标准的温岭话，为人谦逊平和，温文儒雅，人们都喜与他交往。在他的家乡台州，业界与他有交情的不在少数。我发现身边许多相识的，有从艺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都去过他家，受到他的教诲。

我与他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温岭县委宣传部工作，他到家乡办展、讲学，我们就认识了。之后去杭州出差，有空就会去先生家拜访。我们每每相见，都相谈甚欢，县前街、尚书坊、花园里、横湖桥、石夫人下变成什么样了，还有去他外婆家横峰桥（就是我的老家）的路现在怎么走了云云，真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次，我们谈着谈着，不觉到了吃中饭时间，先生非要留我吃饭，不等我推辞，师母将一屉热气腾腾的馒头端进书房，我们就着书香吃了起来。又有一次，先生知道我到了杭州，还专门叫了师母和子女，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宴请我，可惜当时没有拍下这洋溢着浓浓乡情的照片，也没有录下这吴依软语般的亲切交谈。

说起来，我与王伯敏先生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温州师范的校友。1948年，他从上海美专、北平艺专毕业后南归，先是在温岭师范任教，后转乐清中学，1950年调入温州师范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所学校先后升格为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和温州师范学院，再后并入温州大学。现在温大的校史馆还陈列着他年轻时的形象照，还有当年学校聘用王伯敏为教师的证书。后来，温大的同志曾去杭州采访先生，先生拿出解放前后《温州日报》的剪报，是他当时发表在副刊上的美术作品和许多文章，并感慨地说：“忘不了温州的好山好水。”一个当年王老的学生（1951

年至1954年在学）回忆说，在温州郑楼的温师就读时，其中3个学期的班主任是王老师，1952年6月一天的晚自修，王老师走进教室说：“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已接到华东军管会文化部通知，调去杭州工作。”并嘱咐大家要继续勤奋学习，学出好成绩。说到这里，我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也曾是温师的学生，是1981年入的学，那时校址在九山湖畔。虽然不在同一时期，但校史陈列室也有我的档案材料，迈步陈列室，那种校友情缘还是浓浓的。

记得早在1994年秋的一天，我拿着一份书稿请先生看看，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农村思想教育探索》一书。本想请他随便翻翻，了解了解而已。他拿到手后，满脸笑容地翻阅起来，先是说“写了那么多，真不容易；这个主题很好，农村很需要它”，然后认真真看了两个小时，说的意思大概是否可再添些文采，增加可读性。我知道先生说得隐晦，他不愿说得很明白。说完，他拿起纸笔，随手写了一个朴拙苍劲的条幅“若涉大海，其无津涯”，作为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这一次，我算得到了作为博导的王伯敏的指点。

还是在200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王老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人请他去仙居鉴定岩画，问我能否安排时间一同前往。当时，我是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卫体旅工作，说起来文化文物工作也算是职责范围。我携文教科的几个同事一同前往。这项活动的名称叫“仙居县岩画鉴定会”，先是上山考察，然后是开会研讨。驱车去朱溪镇小方岩，山蛮高，考虑到先生已逾80岁高龄，仙居的张岫等人用一把躺椅做成简易的轿子，让先生坐在躺椅扛着上去。考察队伍浩浩荡荡，向导走在前，先生随后，仙居县的同志簇拥着，我和办公室的同事跟随后，一行人蜿蜒在羊肠小道上。这陡峭的山地哪里见过这样

的队伍。到了一个叫“狮子耳朵”的山上，先生下来，和众人一起寻找岩画的幽深。只见小山顶上、岩壁上刻着各种图案，痕迹分明，斑斑点点，包浆完整，岁月久远，这图形各式各样，有似鸟、似鱼、似人像、似蛇形的，有田字形的，有房屋模样的，大大小小，不一而足。大的30x16cm，小的15x16cm，平均深度在半厘米，笔画稍浅，线条稚拙，风格古朴。先生最忙，又是远看近窥，又是丈量尺寸或用放大镜细察，先生的次子王小川是新华社摄影记者，拍了许多照片。先生察看后，大声惊呼：“这是上古时期的岩画！是岩画无疑！台州的古人了不起！”回来路上，先生兴奋不已，像是捡了宝贝似的。从山上返回后召开了研讨会，会议由我主持，仙居的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王老作为美术史专家和岩画资深权威作了主旨报告，还有王老邀请的省考古研究所的劳时敏和牟永抗先生也作了精彩的发言。王老当时就断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留下的岩画，反映了先民的智慧，是古老文明的历史名片，从此填补了浙江无岩画的空白，意义深远。王老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活动结束后，我和文教科的同事起草并颁发了台州市政府会议纪要，以政府名义公布发掘工作的过程和保护要求。王老回杭后又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亲笔信，我至今珍藏着。我的工作与王老的专业本不相关，只有在这件事上发生交集，令我永志不忘。

人生路上会遇到许多人，凡相遇都是缘分。我和王伯敏先生是忘年交，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常拿出来反当咀嚼，犹如橄榄在口，回味无穷。交往中，他的不懈探究求索，勤勉严谨，与人为善，平易近人的风格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亲切教诲，就像一盏明灯高高挂在我的心空。

值此王伯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回忆往事，缅怀先生，正当其时。

## 白居易的“冬至”情

王秀兰/文

冬至作为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寒冷最甚的时候，承载了大唐诗人白居易太多的情愁。

白居易的冬至是客居他乡的绵绵乡愁。冬至节在唐宋时期非常盛行，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朝廷放节假，很多官员会与家人团聚，这段时间人们都要穿新衣，大摆宴席，尽情玩乐，跟过年一样热闹。而诗人恰在此时出差到邯郸，面对全民同乐的场景，想到自己独自一人夜宿客栈，孤独地抱膝坐在灯前，形影相伴；想到家中亲人今日也会相聚到深夜，谈论着自己这个远离家门的人，一腔思情汹涌澎湃，他挥毫泼墨写下《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客居他乡，家是诗人永远的牵绊。他用朴实无华、细腻如常的语言，把自己宦游在外的一腔孤寂之感、思家之情极有情味地表达出来。于平淡中见淳朴，于真挚中见深情，属思乡诗之佳品。

白居易的冬至是情丝缠绵的深深思恋。他的《冬至夜怀湘灵》，深情款款，娓娓道来，道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湘灵是白居易青梅竹马的初恋，由于母亲心中的门第之见，把这桩美好姻缘击得破碎不堪。彼此错过，终成遗憾。从此湘灵成了白居易的“白月光”，是他挥之不去的执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诗人在冬至夜，想到湘灵美丽的容颜，就心驰神往；想到他和心上人分隔两地无法相见，顿感悲哀和无奈。寒夜漫漫，棉被虽在，却冰冷刺骨，无法给予他丝毫的温暖与慰藉。最煎熬的是冬至漫长的寒夜，两个相爱之人身处异地，却共同体验着同样的孤独与思念。全诗语句凝练，真挚感人，把诗人凄凉孤寂的伤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的冬至是伤病缠身，孤独凄凉的深深感怀。白居易因写底层人民生活现状，表达现实社会不理想；有时直抒胸臆作诗讥讽朝政，一度遭到贬谪。《冬至宿杨梅馆》就是他出任杭州之时所作的。“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时逢冬至，寒夜漫漫，诗人却只能被迫远离故乡，游宦在外，不能和亲朋好友相聚一堂共庆佳节，那一腔孤独凄凉而悲愤不甘的心境可想而知。诗人用“十一月”“三千里”的时空距离，拉伸自己的孤独；用长夜远行“独宿”异地，彰显自己的凄凉；用“冷枕”“单床”外加“一病身”，体现自己“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无奈和悲愤。可面对现实，他除了遥望故里方向，赋诗一首，如鸿雁悲鸣，来表达自己独处异乡的孤独和病痛凄凉的心境，还能如何？

白居易的冬至也是怡然自得的通透豁达。“独酌无多兴，闲吟有所思。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杨柳初黄日，髭须半白时。蹉跎春气味，彼此老心知。”这首《小岁日对酒吟钱湖州所寄诗》是诗人晚年所作。首句通过“独酌”“闲吟”表现诗人独自饮酒、吟诗，兴致不高，却有许多事情萦绕心头的孤独寂寞之情。接着通过一杯新年的美酒，两句来自故友的诗，表达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然后用“杨柳初黄”与“髭须半白”加以对照，以景衬情，表达诗人对光阴流转和人事更迭的感慨。最后指出岁月流转中氤氲着春天的气息，但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已经老去，却不愿辜负这美好时光。诗人“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春”的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不正需要我們学习？

白居易的冬至有乡愁、爱恋，亦有失意和豁达。他朴实无华的文字里写尽前半生的爱恨情仇，让一颗凡心最终在纷纷扰扰的世俗里尘埃落定，在文学的殿堂里纤尘不染，留给我们无穷的精神食粮。

## 冬天有俗气



章柠檬/文

要不是那点俗气，我们又如何能度过这漫长而清冷的寒冬。

世俗的俗，也唯有在冬天才能流露出最大的热情，像一团火似的，把冬天的冷气给治服，燃烧出人间一派红彤彤、暖洋洋、热乎乎，让冬日的冬无处可藏。

管他多巴胺风格、美拉德色系，还是格雷系穿搭、新中式、老钱风，行走在冬天必须自带几缕阳光，是一定要有阳光般的色彩的。倘若满大街都是高冷的黑白灰，然后各自都配一张高冷的脸。出了圈的时代又怎样？很city又怎样？冬天还有光吗？冬天不需要热情吗？莫取笑那些在冬日里穿着过于艳丽的人，或许他们不懂搭配、不够洋气，对，就这点俗也是让人欢喜的，至少他们对抗冬天的态度，一条红围巾也好，橘色的绒帽也好，大紫的毛线衣也好。这样的色彩才让冬天有了微笑的表情、热情的温度。俗极而雅，在东北大冬天里几乎人手一件的大花袄，男女老少通穿的大花袄，不俗吗？熟透了，俗

出了东北人的豪放与热情，也俗出了这片黑土地的富饶与欢腾。冬天的俗，不仅仅好看。

在冬天，吃得俗也是必须的。甬跟我谈正襟危坐的西餐、装腔作势的日料以及毫无热气的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且让我看见火灶的木柴噼里啪啦地爆发出通红的火苗，且让我听见新鲜的食材在热油里滋滋作响，且让我闻见油煎爆炒的浓香在热气腾腾的烟雾中翻腾周旋。冬天的好胃口根本不在乎于食材有多高级，反倒是俗到地里的东西却能激发人们旺盛的食欲。你应该去尝一尝，冬天的新米煮出来的米饭松软Q弹、香气浓郁。冬天的白菜、白萝卜打过霜后越发肥嫩水灵，它比任何一季都鲜美爽口。冬天的烤番薯糖、炒栗子，捧在手里就开始向你浸透暖暖、糯糯的甜。冬天的姜汁调蛋、杂菜糟羹、芹菜水饺，热气腾腾地穿过冷空气，从锅里冲到碗里，再滑进胃里，那种满足感，唉呀呀！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也最好发生在大冬天，最好旁边就是大灶台、大酒缸，酒喝完再满上，肉吃完再炖上。天有多冷，吃的劲就有多足，热辣辣的

酒、热辣辣的菜、热辣辣的一群人，势与冬日的冷峻对抗到底。

冬日的俗，是人间烟火的俗，是寻常日子里必不可少又令人久久回味的俗，是市井百姓集体忙活又乐在其中的俗。这场俗气从秋风起时便开始冒出来了，骄傲的大风吹起翻滚的麦浪，吹过挺立立的玉米地，吹落香馥馥的桂花，一场金黄色的大地之宴已徐徐铺开。忙于晒秋的人们，晒出了秋天丰收的喜悦，也晒出了我们对冬天的期盼。我们晒柿子、晒番薯、晒黄豆、晒稻谷、晒鳊鱼、晒虾皮，只有经历过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人，才能体会到晒秋自豪感和“颗粒归仓”的满足感。大地上朴实的人们总是不停歇地耕耘着，经营着四季的光阴，待到岁末寒冬时再来细数一年的辛劳与收获。

冬是最后的冲刺，也是最好的展示。直到腊月，各家又开始奔跑着做年糕、灌香肠、腌腊肉，尽管时代在快速变迁，但很难一下子抹去那一道独属于冬日的风景，总有几家阳台上、屋檐下，挂着一排排腌好的腊肉、腊鸡、腊肠，在冬日的阳光下香喷喷地招摇着，闪着油亮的光。

仿佛所有的故事都要在冬天写就美好的结尾。集市慢慢掀起一年来最大的闹腾，大大小小的摊位，从干货、海鲜、土产、水果到衣服鞋袜、锅碗瓢盆、春联灯笼，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叫卖声、砍价声，车鸣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此起彼伏，传达着小镇居民的忙碌与热情。外出求学的孩子、外出谋生的大人，陆陆续续如候鸟般归来，大街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人多了，外省牌照的小车也多了，一场久别重逢的团圆已酝酿开来。好事总是发生在冬天，因为越到年末，亲戚朋友越能聚得整齐，该办的事要抓紧办喽，酒席排得满满当当，庆贺的鞭炮不绝于耳，炸开满天的幸福。

大花袄、红请柬、腌腊肉、放烟花、吃大席，那样不俗，又有哪样能让人抗拒？也正是这份俗气带领我们从贫穷走到今天的富足，挡住了冬天的冷，忘记了岁月的苦。这是冬天的俗气，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俗气，冬天少不了这份美。